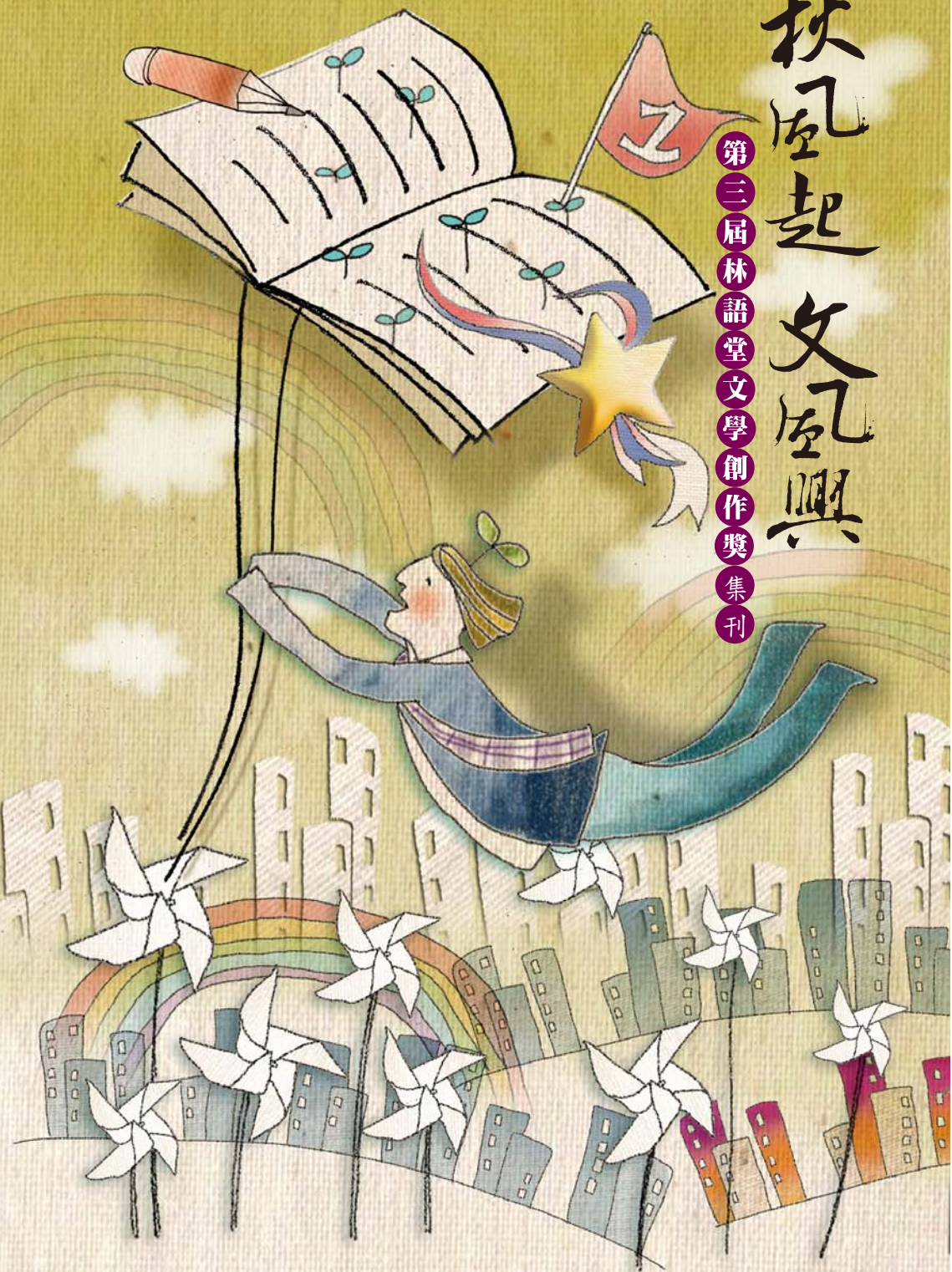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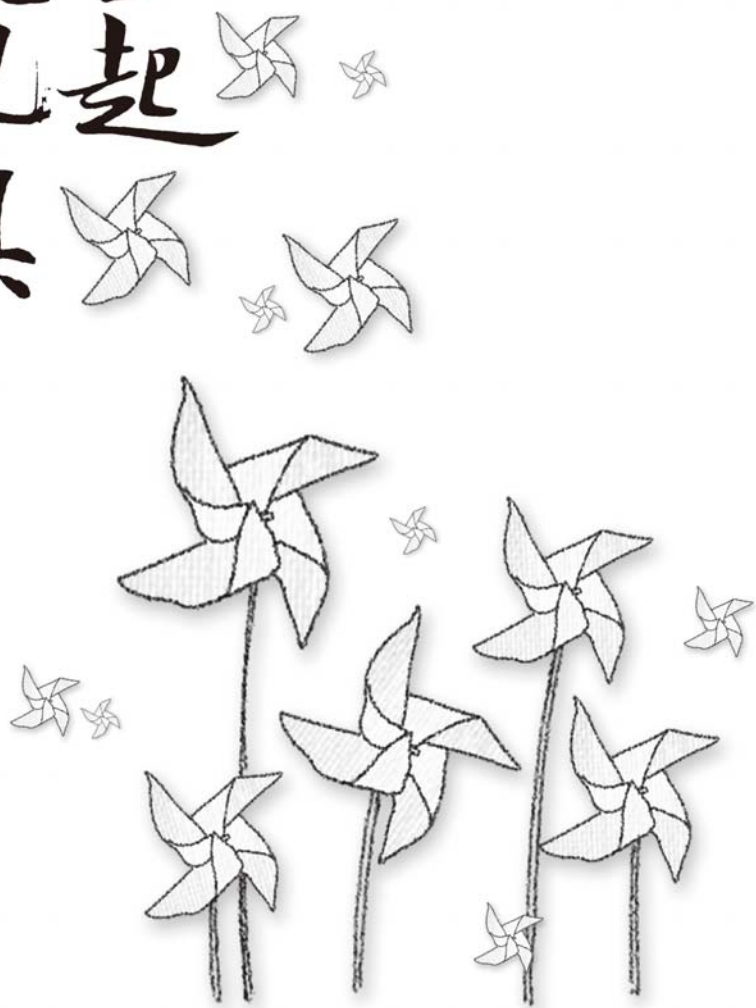
#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秋風起  
文風興





馬健君（林語堂故居執行長）

立冬之後，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的文集也進入緊鑼密鼓的編印階段。今年，一如既往，在春天發布消息，夏天開始收件，秋天辦理評審，冬天進行編稿。這是個長達一年的工作，也是林語堂故居每年必經的過程。三年來，文學獎從牙牙學步的孩子慢慢醞釀出自己獨特的氣質。至於未來，還有更遙遠的路要走，也有更多的改進空間，但是，它能長出目前已有的姿態，這是所有林語堂故居的同仁與朋友感到驕傲的事。

持續關心林語堂文學創作獎的好朋友們，一定會發現，這次創作的主題，與以往有所不同。以往，文學獎不設定主題，以自由創作為訴求，每年都會收到許多令人驚豔的作品。這一次，則是設定了主題，徵求以「秋天」為素材的散文創作。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整呢？原因在於，林語堂先生鍾愛秋天，多次在文章裡提及秋日之美，而與林語堂先生跨越幾個世代的創作者，又是如何看待秋天？我們都想知道。為此，第三屆文學創作獎設定了主題，徵求以「秋天」為素材的散文創作，希望藉由不同世代的作品，跨越時間的藩籬與林語堂先生產生共鳴。

本屆的作品多表現生命臻熟的歷程，並以家庭為主體訴求，使今年的徵稿文集像是一本生命的速寫簿。在雲端漫步的林語堂先生若親見這些不同詮釋的秋天，不知道是會呵呵一笑還是會猛吸一口他的煙斗，再呵呵一笑。





#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謝謝關心文學獎的評審及投稿者熱心的建議我們下次不要再設定主題，我們會銘記於心。這一場與秋天的相約，是偶然的午宴，並非固定的模式。如何藉著文學獎，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實踐書寫的意義，才是我們最關注的課題。

冬初將這些秋節的剪影匯集成冊，彷彿完成一種獨特的儀式。一定要這樣，我們才敢安心過冬，才能靜待明年的春天，還有與您的再度相會。



散文

龍眼樹下的楓葉

陳倚芬 首獎 8

秋天，海德格先生不在公園

呂政達 貳獎 1 8

玉米情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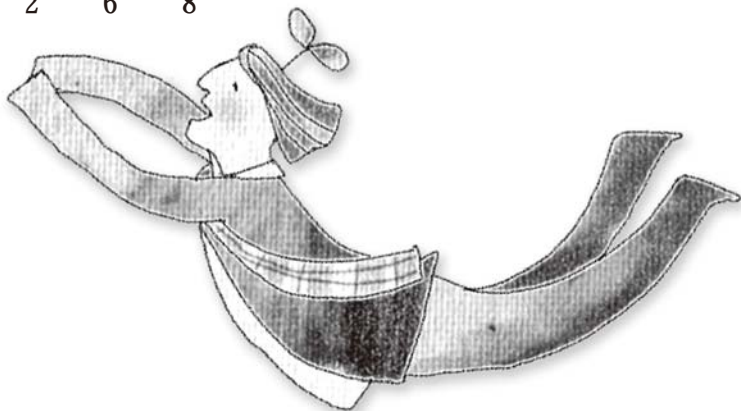
劉本科 叁獎 2 6

雨後，與其他

王麗雯 佳作 3 2

秋月娘

鄭端端 佳作 4 0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決審會議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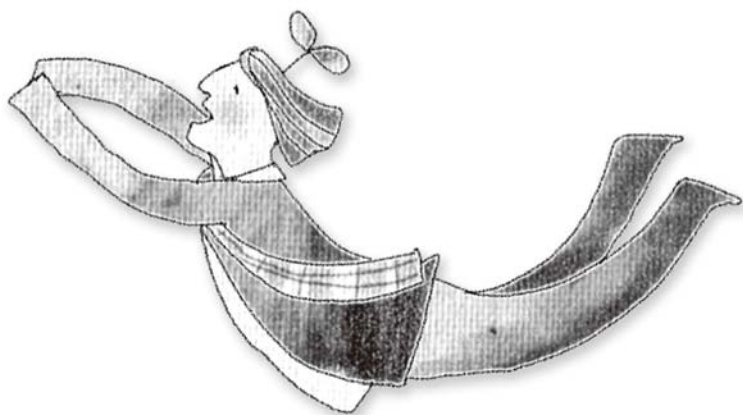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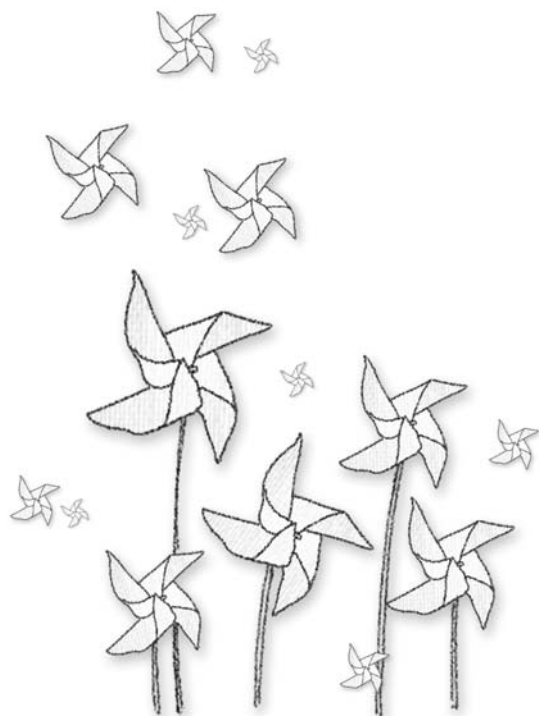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 散 文





# 龍眼樹下的楓葉

陳倚芬 首獎



## 作者介紹

蔚靄青，本名陳倚芬，國立台中師範學院畢，2009年開始寫作。曾獲基隆海洋文學獎、桃園縣文藝創作獎、大武山文學獎。喜歡故事，還賴在文字裡說一場現在進行式的故事；是用小說的身軀，藉著新詩的身影，用文字構築的空間，寫一段還不算遙遠的回憶，寫一段值得我們懷念的過去。

## 1

—— 年一年加上去的，從來就不是青春。

那是一片片的樹葉，在即將失去去生命時狠狠扯下的印記，還是捨不得扯斷那臍帶，但終究是要放手。有時候是座山，有時候是因為海；有時候是大洋，是生和死之間；有時候卻僅僅只是因為，孩子的心往外去了，他們得往外飛去。

天怎麼一下子就暗了，村裡唯一的一盞路燈卻還沒有點上。黑夜是一條長長的線，它先圈住了外面的道路，又慢慢圈住了家門口的圍牆，黑夜在外

觀望屋裡奇怪的現象，它心想：它是不是已經來過了，怎麼屋裡比屋外還更快天黑了？

一個小時之前，庭院裡的老龍眼樹鼓譟著，樹上的寒蟬嬉戲到整棵樹熱鬧得像是夏天一般：是金黃色的下午，樹裡藏著一條小河，用口器拚命地吸吮，像是嬰兒在母親的懷抱中，從沒有想過會有枯竭的那一天。那是對生命的渴求，所以貪厭著母體裡的那一條小河，一口一口用粉嫩的雙唇使盡力氣地吸，那是一張很滿足的小臉，但他的嘴仍舊沒有離開，嬰兒還是喝著奶水，他在鮮奶般的黃白色日出後醒來，又在放於室溫下逐漸結凍的乳黃色的日落中睡去。

沒有人躺在屋子裡，並不是因為龍眼樹上的寒蟬太吵了；那單純只是一個沒有人在家下午，所以隔壁的王伯伯才一直沒有過來按電鈴，以示抗議。抗議些什麼，這是一棵多老的樹啊，是我祖母年輕時種下的，或許會是更早前，於是沒有人敢再說些什麼。每當初夏到初秋的季节，各式各樣的蟬一起齊聚在這裡開同樂會時，大家都這麼習慣了，如果聽不見家裡電視機的聲音，那就出外走走吧，位在巷子口的龍眼樹，有一百多隻的昆蟲正在歌唱。

但那就是王伯伯的個性，他一定要舉手發言表示些自己的意見，才肯讓其他人繼續開會。從小便這樣了，一直維持這樣的習慣直到幾十年後，每年的這個時候，他總是固定在每天的傍晚時分來敲敲門。他會扯著他的喉嚨，挺起了早已因為骨質疏鬆而萎縮的胸膛，還扯著頰上兩片嚴重失去水分的肉乾，大聲

##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地說：「還不把樹鋸一鋸，要不，也移到公園裡種啊！什麼百年老樹，當年在家鄉，我看過無數的千年古蹟都毀於一旦，何況是這長不高的小樹。」王伯伯邊向我們抱怨完，還邊喃喃自語地走回家，聲音斷斷續續像是口渴的蟬叫了一個下午還不夠，邊吞著口水還要繼續說：「熱——死——人了，初——秋了也不颯颯風，肯定是這矮——樹害的，長得枝——葉那麼密，害我——們家一點風兒都沒有辦法灌進來，這樹料不準是成了精，連風都給吞了。」

但我想來想去，還是覺得有些奇怪，溫度都有下降了些，怎麼寒蟬們竟然還賣命地唱起一首首歌，難不成是因為在白天太陽的照射下，空氣裡的水折射出了更大的照射範圍，才形成這比夏天還要炎熱的氣候，讓寒蟬都不知道寒冷的感受。定是如此，我也同樣領受著這番秋天的日頭，尤其出了這村外走進公園裡，大風一颯過，就活像是老虎伸出爪子，猛抓一通的刺痛。一定是流太多汗了，都是這皮膚上的鹽，每個毛細孔都是一個傷口，抽痛。

## 2

我幾乎快忘記祖母的樣子了，老龍眼樹矮小侷偻的身軀，始終無法和祖母的相片拼在一起。也許是因為那是一張身分證上的半身頭像，距離祖母過世的模樣，也已經差距了十幾年。至於後來對於祖母的印象，那模糊的身影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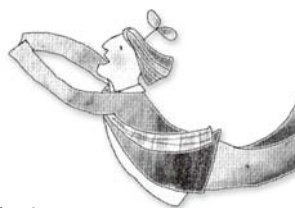
邊，總有乾褐色的痕跡悄悄地暈染開。我想那是她的一雙手，是皮膚薄地像貼在骨頭上的雙手；皺巴巴的樹枝中，只有一彎細小的溪流穿過，那是秋天的龍眼樹結完果實後，精疲力盡地等乾涸的河道佈滿軀幹，即將沉沉睡去的模樣。剛進入秋天的季節，母親將吃不完的龍眼曬乾，並不是每一年母親都這麼做；正確的時間應該說是自從祖母過世後，因祖母一向不喜歡吃龍眼乾，她愛吃新鮮的水果。

村裡除了鄰居的王伯伯不喜歡這棵龍眼樹以外，我猜測：母親應當也不太喜歡這棵龍眼樹。那是十分狡詐的枝葉，因為生存得太久了，所以清楚這庭院裡的土壤那邊是最有養分的；所以龍眼樹的樹根拚命地竄，總是將母親的盆栽給打翻，無論母親將種植景觀小樹的盆栽往哪移動，老龍眼樹的樹根總是透露些許不滿，彷彿整座庭院都是它的地盤。

那是一個吵雜的午後，原來秋天的前腳剛伸進院子時，昆蟲們的鳴叫聲竟比夏天更來得吵鬧。母親有些受不了這些蟋蟀、螞蟥的胡鬧，一氣之下便找了幾個工人，將龍眼樹的樹枝鋸一些掉，啪——啪——，樹枝掉落時像是在低語，那是種無謂的掙扎，仿若是一個老人的感嘆，「老囉——老囉——，連自己的身體也沒辦法做主了。」

隔壁的王伯伯出來看這場熱鬧時，原本是很慶幸這煩人的枝葉總算可以減少了一些；但沒想到他才站在門前看了一會兒，便搖搖頭嘆了好長的一口氣，





才鬱悶地吐出了些緩慢而沉重的字音，「我們都老了，老了就是沒用了，等著任人宰割……」

我沒看見龍眼樹的枝葉在無奈中離開軀幹的畫面，我只想像著祖母年輕時的模樣，就像春天龍眼樹新長出的葉子還閃閃發光。

被鋸掉枝葉之後，對龍眼樹而言這是個寒冷的秋天，樹幹開始莫名長出了些樹瘤，活像是大塊的老人斑一樣在肌膚上蔓延。祖母說：「老人斑像是一種病。都是年輕時種下的症頭，和年輕過不去啊，拚命在日頭下工作著，從不知該休息啊。」

那個秋天，母親站在少了龍眼樹枝葉遮蔽的庭院裡，她大力地呼吸著清爽的空氣，然後重新將盆栽整理好，放在太陽照得到的地方。

我曾問過母親：老龍眼樹上的樹瘤是怎麼一回事？母親當時只是淡淡地說：「是工人鋸樹枝時不小心劃到的。」真是一道淺淺的傷口？為了止血而汨出的凝血因子，傷口會在被覆蓋的情況下慢慢地癒合；但是脫掉了那層暫時的保護，留下的竟是一道隆起的疤。

那絕對不是一個小傷口而足以形成的疤痕，當時應該傷得很深或許也需要縫合。我不清楚那傷口是怎麼造成的，我只依稀記得祖母的手腕上，也有一道像樹瘤一般深褐色疤痕，後來祖母晚年時，疤痕逐漸塌陷了。它原本也曾是一道肉紅色隆起的疤，至於發生的經過，已經沒有人能夠告訴我了。

那年的秋天，庭院裡種下一棵小樹，那是一棵長不大的楓樹。

老龍眼樹的樹根停止擴張領土，在被鋸掉枝葉之後。雖然如此，但母親新種下的小樹其生長空間還是有限。沒有幾坪大的庭院中，到處是龍眼樹根竄過的痕跡，如果小樹的樹根不小心攀在老樹根上，不知道結果又會是怎麼樣？或許它們也會相處得很愉快吧，又或者小樹根在老樹根的地盤上，根本就搶不到泥土中的養分，小樹也只能默默地等待生命結束的那一天。

都是紅色的景象，新生的傷疤和秋天的楓紅。

母親的手腕上也有一道疤痕是紅色的，範圍比祖母的來的小。母親說：是為了同父親賭一口氣。至於祖母手上的呢？母親則含糊地說：「可能是因為逃難時，被人劃上的吧。」

外面的秋意甚濃，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小楓樹已經感受到寒冷，才被種下沒多久，它身上的葉子便漸漸轉紅。母親見了很喜愛，便開始考慮將庭院的空間都改植楓樹，但她其實心裡清楚，我父親是不會答應讓她這麼做的。

一棵小樹點上幾片紅葉子，母親望著庭院，心中就有一大片美麗的楓林。儘管父親捨不得移走的老龍眼樹仍佔據了庭院的一大半。





祖母過世的前幾年一直都是臥病在床，她不習慣待在醫院裡，父親便順她的意把她接回家中休養。

於是客廳隔出來的一間小房間中，又長出了一棵龍眼樹，一棵極盡索求一切的龍眼樹。因為它的根伸不進泥土中吸收水和養分；它的枝葉也伸不出這水泥磚瓦造的密閉式花盆。它說：「它看不見秋天了。」

#### 4

龍眼樹，是壽命很長的一種植物。

記憶中，祖母最後乾癟的身軀和客廳掛的相片仍舊拼不在一塊。沒有力氣再去吸收養分的身軀就像被吸盡汁液的樹幹，禍首並非是昆蟲而是那日復一日的的生活；那從海的那端到這端的回憶，還有一段段被硬生生撕裂的親情。原來，不只是對生命的渴求才會如此強烈地榨盡一切……

母親坐在庭院中看著矮小的楓樹，手裡還剝著龍眼乾的殼，嘴裡熟練地吐出了龍眼的種子，一個個黑亮亮的小圓球都滾進了垃圾桶。母親說著：「種龍眼有什麼好，長這麼大棵可這果實卻一點兒也不甜，想吃的時候不如下到外面買一斤，解解饞便好。種這樹啊，枝葉大了就礙眼，連風也透不進這縫隙裡來。」

那是祖母過世後，母親第一次向父親提出了移走龍眼樹的事情。  
幾年後，老龍眼樹在一次夏末的雷陣雨中，被雷劈成了焦炭，乾枯烏黑的身軀掉落了一半，另一半還似抓住泥土不肯放開，真是一種假象，它還有知覺嗎？

老龍眼樹逐漸在雨中崩解，母親笑了，臉上又新堆上了一條條的皺紋。

庭院裡的小楓樹又紅了葉子，走過屋前，我彷彿在母親逝去青春的臉上，看見秋天。

在秋天的世界，一切都在改變。祖母是葉子，飄過了海；我是葉子，飄離了家。

就一個單純沒有人在家的下午，在母親過世後的第二年。我走過的不再是自己的家園，那是一片廢墟，庭院中的小楓樹早已帶著黃色的葉子死去。留下來和我有關聯的東西，就剩下公園裡的那棵小龍眼樹，那是我父親用老龍眼樹的種子種下的。

一個日暮即將消失的時刻，也是寒蟬正鳴叫的時刻，牠們和我童年時的秋天一起在我心裡叫著，叫聲響亮。





## 評審意見

林文義：前面不錯，後面稍弱。

鍾怡雯：我覺得他是一個詩意的散文，意象特別多，但是問題就在，你用兩三個意象的時候，那個意象會非常集中，但是你用了很多個意象的時候，功能便失去了。他是這次作品裡頭，我最喜歡的，而且他寫串連三代的故事，也是屬於我很喜歡的那種生活感很強的作品。

鹿憶鹿：這篇，相較於其他作品起來，文字方面比較流暢一點。剛開始看的時候你會「哇！」眼睛為之一亮，那後來，全部整個看完的時候，我再看第二遍，會覺得形容詞用得太多。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 秋天，海德格先生不在公園

呂政達 貳獎



## 作者介紹

呂政達，輔大心理系博士生，曾任職媒體，也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和聯合報、梁實秋文學獎等，出版有《異考錄》、《長大前的練習曲》等書，寫作以散文為主。

如果，在秋日找到一處公園，人跡罕至，鳥聲疏淡，但秋陽始終飽足，而且想坐下來，背靠長椅。

想做什麼？

秋日的心情，無秒針的錶面悠靜行走，張望老人與偶而現身的慢跑者從遠而近，以各自的方式佔領這塊草地。我打開一本寶石藍書皮的海德格，沉入字句，我相信秋日的氣氛適合閱讀。

背靠長椅，腰置放在白蟻噬啃過的痕跡，打開圖書館借來的書，便將海德格召喚入近處，一同坐在靠背長椅，等待放學鐘聲響起。「人一旦運思尋視存有之物，便立刻遇到語言。有待思索的事情還是：何謂人？」我想海德格的意思想是，人說，在清醒時說，在等待接兒子放學時說，沉默讀書時說，棲居在背後長椅的白蟻也正在說。

眼睛疲累，放下海德格，這是他於五十年代的演講集，也由於是演講集，便凝固為一種語態的進行式，作為作者的海德格總是在說，進入墓穴後也還是在說。如果放下書，忘記冗長而難懂的字句，場景轉換成秋日公園的靜默——懷疑放學的鐘聲會在眼神游移到公園的那個角落那一瞬間響起，紅衣服的小女孩從塑膠的溜梯滑下。再打開書，海德格還在說，語言的世界，隨時接受召喚。

眼神離開，捕捉泛黃的落葉，一如秋日的訴說與沉默，閤起書，海德格便起身，離開我的背靠長椅，前往公園另一角落散步，海檬果散落在德意志幽靈的腳旁，「也許，等你下定主意吧。」我心裡寂靜也傳染進這座公園，但訴說仍在繼續著，海德格說：「語言是作為寂靜之音說。人聽，因為人歸屬於寂靜之音。」這些字句同時給訴說和寂靜下蠱，像一隻遭到詛咒不再睡覺的黑管，或者逕自玩耍著響尾蛇的魔術師，我轉而同情起那尾響尾蛇。開始好奇過去的秋日，我都做過些什麼？

閱讀是捕捉，追想與眼神的漫遊當然也是，我離開書本的眼神觀看著公園遍地落葉，懷念起上一瞬間竟悄無動靜，在漫遊的意識叢林，上一刻立刻轉身變為下一刻，就連海德格也不忘記捕捉我的懷念，「懷念意味著，思索那被忘卻的。」他的眼神從海檬果樹下射過來，越過樹枝間的木造鳥屋和茵綠的草坪，「此刻，你下定主意要我回去了嗎？」

不，我下定主意，起身，走到海檬果樹下，仰望那一座如同來自宮崎駿動





畫的鳥屋，一截早年的郵筒形式伸出四根臂膀，我猜那是供鳥隻站立的，它們會伸出嶙峋的爪牢牢抓住，如同德勒克拉瓦的版畫，死神緊緊攫住少女。我會一再聯想起死神也來自秋天，秋日時刻，晚禱的鳴響把將有一死的人帶到神面前，然而，我僅僅被帶到這個仰望的姿勢，猜想依海德格的說法，這個鳥屋對於鳥應該算是捕捉還是真正的棲居？我決定向前走去，走進秋日的公園深處，捕捉樹蔭和影子，風中吹落的葉片與遠處孩童的笑聲，如同神話裡捕捉雷電的船長。

捕捉、召喚與命名應該是同時發生的，當我應受著一棵樹的召喚走近，才發現這座公園處處皆有命名，秋陽微黃，植物的名稱鐫刻在金屬鉛的告示牌上，沿著紅磚欄杆，恰恰將公園圍繞一圈。我的漫遊循著命名於是有了確切方向，一一拂去落葉和塵土，還請一名打太極拳的老人挪開外套，讓我辨認掩藏甚久，字跡斑剝的植物名稱。於是，從入口的「桂花巷」開始，我蒐集榔榆、海棠果、水黃皮——闊葉、常綠、彩色的小石頭圍成一個笑臉的圖案——杜鵑、月桃——內心突然發出驚嘆，原來這常見的可愛小花就叫這個名字。九芎、含笑——孩童的笑聲仍在遠處，給人追也追不上的錯覺。欖仁、厚皮香，每種植物都得到分派，各自棲居在它們的名稱裡。有種爬藤植物名稱寫著「君子」，第一個字卻已磨蝕到難以辨認。

我在此時聽見秋風中的鐘聲，已經放學了嗎？乖乖坐在特教班矮凳上的

兒子，必定時時望向教室門口，我游移的思緒突然停止在眼前的桃金娘，並不純為這矮矮的樹叢，總在秋天，以緩慢節拍綻放，而是海德格露出促狹的笑容，翻開書，在第45頁，海德格引用喬治特拉格爾的詩句：「在死者白色的眼臉上，桃金娘花靜靜地開放。」心裡響起深淵般的回音，別想逃離我的捕捉，桃金娘花，我望著眼前如此真實的小花朵，想著花朵底會不會真有張安息的臉孔，永遠閉起眼臉，詩與真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按捺內心的動盪，折下一截桃金娘花，注視葉片上的白色胎記，此刻，輪到它來安慰將有一死之人的靈魂。此刻，如果學校的鐘聲悠悠響起，意味深長的敲鳴，我將要走過光線昏暗的穿廊和一排花架上的盆栽，準時出現在特教班門口。幾個月前，兒子小學畢業，經過連串的鑑定作業，分發到這所國中的特教班，我們就像搬移的盆栽，重新學習認識、適應新環境。我站在門口，等待鐘聲歇息，老師的聲音會從門縫傳出：「好，下課了。」一個小女孩總拖著步伐搶先轉出來，對我露出缺牙的笑容，「叔叔，我乖不乖？」我總會微笑點頭，乖，一種沒有被命名的病症從背後緊緊攫住她，像鳥屋伸出的臂膀。一名身形肥胖的男生，團著臉，坐在特教班門口像巨人守著山洞洞穴，神情專注冷漠。我知道，也會有個病症為他命名，分派，歸類，供男孩棲居，像守護的精靈緊緊跟隨。

然後鐘聲歇息，吼聲、叫聲，分辨不出何種意義，從喉嚨發出的聲音夾雜





著可以分辨的笑聲，精靈般地從我身旁掠過，每個聲音的主人後面都有個等待指認的疾病，命名為自閉症、亞斯柏格症、過動症、注意力缺陷、學習障礙、發展遲緩，命名將他們連人和影子一起召喚進一條光線陰暗的穿廊。

然後兒子現身，照見我，背起書包，拎著便當袋一溜煙便要跑離這個洞穴，但老師堅持，自閉症的小孩，最不容易與人眼神接觸，堅持一定要他看著老師的眼神，好好的說「再見」。兒子斜斜瞅我一眼，我不動聲色，老師扶著他的肩膀，扶正臉，「來，看我的眼睛，說再見。」像說什麼也要忘記台詞的二流演員，僵了十分鐘，兒子才甘願擠出小小聲的「再見」。演完這齣戲，而我始終是唯一的觀眾。走吧，我發出指令，向公園的方向前去，仍不知道遠處的笑聲來自何方。思索幾年前，一位兒童心智科男醫師說的話：「沒關係，我們錯過了童年，最好不要再錯過少年。」

思索，意味著命名。海德格背沉進長椅，享受鐘聲降臨的時刻，這將有一死的人說，怎麼樣也不忘記他的台詞，所以命名是將世界展開，讓物在世界中逗留，靈魂追隨著枯萎的落葉獻唱的歌，是藍光瞬間展現永恆。沒有命名，於是沒有秋天，也沒有世界，站在遠處向世界招手，也走不進來，只是漂泊的異鄉人。

但是，我轉身注視海德格的眼睛，像厭倦被喚起玩耍的響尾蛇，疲倦地瞪視魔術師。我不知道那名缺牙的小女孩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病症的名稱，

我能不能邀請她走進我的世界？想像病症是躲在寶盒裡的彈簧小丑，準備在掀開時跳出來。我和兒子一起蹲下來玩字句接龍的遊戲，為什麼恰恰是這些字代表某個病症，為什麼我的思緒一次只為一個命名佔領，這一刻的思緒銜接下一刻，如禪宗公案的話頭。

總有眾多不安的時刻，心急劇沉落的時刻，眼睛找不到焦距，天空灰濛，遠處黑暗浮現獸群的藍光，不安的靈魂簇擁在海德格身邊，在黃昏的樹叢灑上藍光的網，靈魂因而只不過是一個藍色的瞬間。我憶起自己童年面對一隻狼犬時的慌張焦慮，狼犬張開利牙，低吼，我轉過身，那種不安隱約蔓長進夢境，像桃金娘的根，海德格說，只在向後撕扯之際，才真正的向前撕扯。我讀著孩子們的病歷，卻像看見自己靈魂的鏡子，如此痛苦地良善，如此真實。

公園角落開始湧現身影，穿睡袍的老人拄拐杖穿過欖仁樹，無法確定是將要入睡還是醒來。慢跑者戴著耳機沿公園繞圈，像電池不曾耗盡的薛西弗斯；輪椅推出老婦人的行列式，沒有壯盛軍樂，只剩眼睛骨碌地轉，像沒落的貴族外出巡視城邦，一張沒有表情的異國臉孔推著輪椅，還回頭啾視我們。她看得見海德格嗎？海德格說：「被困擾、受阻礙、不幸和無可救藥——沉淪的所有困苦實際上只是一些表面現象。」是的，我決定請海德格離開，返回他安息的墓穴。是的，秋天，海德格先生不在公園。

「我不在公園，但會在你的心上棲居。」我憶起讀過的海德格，仍不曾放





棄聲音，他說，秋天的真實心情是，每個靈魂看來都像異鄉人，每個影子都像要戴上帽子出發。

好吧，就是異鄉人。我跟兒子說：「你知道嗎，我們是異鄉人。」一人，人後面應該接什麼？我翻開書本最後一頁，想直接知道海德格的答案。最後一頁，答案終於揭曉，「台北市立圖書館到期單」，還書，寫著今天的日期。看手錶，我確定來不及在圖書館關門前，去還這本書。

今天也是兒子的生日，老師、同學為他寫的生日卡片，夾在親師聯絡簿裡。老師寫道，中午吃飯，他們一起為兒子唱生日快樂歌。我翻開卡片，努力辨識每名同學的字句，他們的命名和召喚，想像那些孩子怎樣握住裸露筆芯的鉛筆，寫下祝福的意思。

來來來，我跟兒子說，讓我們在秋日深處的公園，召喚來一個蛋糕，有嫩白的奶油和巧克力熊，草莓衛兵環伺，栗子國王高坐寶座。閉上眼睛，我們再召喚蠟燭前來，點燃，象徵許願。來，請吹蠟燭。

兒子看著我，露出傾聽的表情。我猜海德格一定會說，難道，這也是一種接龍遊戲嗎？

人，何謂人？



林文義：一篇在我心目中是最四平八穩的，以文學獎的書寫水準裡面，他是最高的。

鹿憶鹿：我覺得對這篇還蠻喜歡的，這個作者應該是個常常寫作的人，跟其他人比較起來是比較老手的感覺。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 玉米情結

劉本科 參獎



劉本科，男，1963年生於戰國齊人魯仲連的故鄉，大學文化，曾任中學語文教師15年，現為政府公務員。自1987年發表第一首小詩，迄今已出版四種詩文集和一本論文集，已在國內外幾十家報刊雜誌發表詩文上千篇。上世紀九十年代曾主編《啟明星》文學月報，1993年曾參與《全國〈微型作文叢書〉（六本）的編輯工作。如今主要從事散文的創作。

不知是玉米一直在陪伴著我，還是我一直在陪伴著玉米，好像從我記事起，我和玉米就有了一種五百年前的約定，在生生不息的漫漫長河中，相互不捨不棄於平淡而充實的淳樸歲月，形成一種雖不精彩卻又難以求得的契合。

玉米和我一樣，周身充溢了地地道道的農民本分，雖然心裏也有著過多的嚮往與期求，但更多的卻是對家鄉紅土地的堅守和維護，並在風雨中透著生機和頑強。玉米屬於鄉村田野裏最不嬌氣的植物，雖然它也需要肥料的給養和水潤的惠澤，需要農人的呵護和尊重。特別是在人至中年之時回眸和玉米一同走過的酸甜苦辣歲月，心頭掠過一絲悲涼和落寞的同時，更多的卻是親切與感

動、依戀與慶幸。

我年幼時的玉米是蒼白中透著活潑的，因為那時的玉米正處於困難的大集體時期，物質的困乏，別說玉米了，就連人們自身都難於得到成長的有效供給，特別是人的靈魂的扭曲，簡直到了要和玉米崩離析的災難地步。那時的玉米稀疏而單薄，像是無家可歸的流浪兒，毫無生機，每逢秋日來臨，收穫來的玉米穗小粒微，讓人心涼如秋。而這時的我卻是歡樂的，幼稚的我還不能去思悟和感受玉米的深層意義，還不太懂得玉米與農民、與社會、與歷史的血肉聯繫，我只知不結玉米的玉米桔往往有著殊異的甘甜，那可是貧困歲月裏最讓我們小朋友心儀的上等美食，而且趕在玉米成熟之前滿地撿了稍大的玉米在地中央掘地起灶燒玉米吃，更是回味無窮的上等野餐又兼輕煙繚繞的田野風情，正是那些看似可憐又無奈的玉米，卻成全了那個年代像我一樣鄉下孩子的渴望和憧憬。

及長，我在公社駐地上了高中，平日一般要住校，每週只有兩次回家拿乾糧，高中二年吃的主食，除了高粱餅子就是玉米餅子。就著鹹蘿蔔吃玉米餅子的歲月是艱辛的，大家平日把餅子放在布兜裏掛在寢室的牆上，每頓飯都是幾個人合夥用一個網兜盛了乾糧讓校伙房統一給熱一下，不但經過風化乾裂的餅子要吃，而且夏季時發黴的餅子也要吃，玉米餅子艱澀難咽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記得當時為了「改善生活」，同學們紛紛翹課去鄰近的磚廠窯頂上烘烤餅





子，經過窯頂爐口細火烘烤過的餅子，表面酥黃香脆，內裏鬆軟透氣，那便是特殊時期的玉米帶給我們的特殊享受了。

高中畢業在家等通知書的日子是讓我最為難忘的，當時母親央求生產隊長讓我和另外一個大我六七歲的三元哥，負責看管村北那方上百畝的玉米地，隊上早就在那裏用四根木柱子紮起了一個僅能容下一張床的窩棚，我們兩人便在那裏紮寨安營餐風露宿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天。那時節的玉米好像已隨著來自京都的一股強勁的暖流開始茁壯起來，桿粗葉茂，鮮亮多彩的玉米纓子點綴其間，蔚然一片北方秋意漸濃時的青紗帳。其實我們的看管任務開始時並不重，長勢旺盛的玉米秸往往不甘甜，白天裏也就沒人來偷食，而夜晚就更沒有誰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了，晚上我和三元哥悠閒地躺在已鋪了涼席的木板床上，天上是月郎星稀，地下是綠禾如林，沐濕潤霧藹，聽婉轉蟲鳴，一種融入大自然的清爽愜意漫溢而來，全然忘卻了生活的困窘與麻木。

只是到了玉米快成熟的時日，不但白天要值勤，晚上也要不時地巡邏一番，特別是每晚睡醒一覺後就會東西南北地聽一聽動靜，那分警覺就如同在執行一次重要的特殊任務。有次三元哥叫醒我，說看見兩個人影從西邊路口閃過，我立即毫無了困意，穿上鞋就隨三元哥貓著腰輕悄悄地循斷續聲音而去。借著月光驚見兩個偷情的男女在忘乎所以地疊臥在玉米地的地壟中，醉生夢死的呻吟聲切切傳來，一時驚得我全無了魂魄。三元哥示意我趴下不要出聲，他

自個慢慢向前靠近，正在我的心緊張得快要崩潰時，只聽玉米葉子一陣嘩啦聲，原來那男女聽到了動靜起身跑了。回窩棚的路上，三元哥興奮地哼起了村野小調，那聲音在寂靜的暗夜裏傳得很遠很遠。回到窩棚後我睡不著，問三元哥：「為何不抓他們呀？也好向隊長請功領賞啊！」三元哥笑著說：「不是偷玉米的，抓他們幹嘛？」我又問：「那他們來偷什麼了？」三元哥神秘地說：「偷人呢，你大了就知道了，嘿嘿。」這段時日帶給我的記憶特別的深刻，雖然更多的是與玉米相關的其他事情。

後來，一張縣師範的錄取通知書讓我一步步走上了公職的道路，有了人人羨慕的一張城市居住證，但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歲月裏，應該說我並沒有離開家鄉，沒有離開家鄉的紅土地，更沒有離開家鄉的玉米。當時在農村不久就實行了土地承包政策，我家也承包了十幾畝責任田，每當節假日我就會回家幫工，那幾年我是全身心地體驗了土地承包後的那分忙碌和富裕。那時的我早已懂得了玉米的重要，懂得了它是魯西人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糧食，也懂得了通過對玉米的深加工會帶來更多社會層面的巨大效益。為了讓自家的玉米不因家中缺少勞力而落伍，全家人老老少少齊上陣，沒白沒黑地侍候著已完全屬於自己的玉米。記得最難堪最受罪的活是給玉米防蟲治患，當時用的農藥是如今早已淘汰的「六六六粉」，沾在人的皮膚上就會起瘙癢的紅斑，但為了保證玉米們的健康，我和大哥時常會在夏季的三伏天裏，頂著火毒的日頭，穿著厚厚的長袖





衫，一人背一個噴霧器，穿梭在高過頭頂的玉米地裏，飛揚的藥粉無孔不入地落在我們的頭上、臉上，甚而脖子中，經過汗水的滲和會更加令人奇癢無比，有時眼睛被汗水醃漬得疼痛難忍也不敢用沾滿藥粉的手去擦，加之寬大玉米葉子的邊齒也很不友好地拉傷著我們的手臂和臉頰，那分艱辛和痛苦至今想來還心有餘悸。但我和玉米的真正感情也是在那時日結下的，因為玉米們沒有辜負我的真誠和期待，把棒槌一樣金黃黃的玉米呈現在了收穫的季節，從此也使我體會到了玉米的真正魅力和無限風光。

魯西人早已告別了以玉米為主食的歲月，如今的玉米反而成了人們小麥之外的別一種享受，人們在玉米沒成熟之前煮嫩玉米吃，還把嫩玉米粒冷凍了當作酒店裏常年食用的一道可口的菜，收穫新玉米後樸實的農人還會趕緊碾了玉米麵煮粥喝，新玉米煮的粥總是特別的香甜，鄉下人也還會把新玉米麵當作禮物送給城裏的親朋好友，讓大家一起分享玉米的純真和清香。說來也怪，當年天天吃玉米餅子時感覺那是下輩子也不會再想的飯食了，可如今再吃玉米做的麵食時，卻又別有一番新奇和回味，特別是伴著香菜和辣椒調和的小菜，邊吃邊咂摸曾經的歲月，一股難以抑制的溫馨和感慨隨即襲上心頭，並從中離析出關於時空與變化、關於土地與鄉村、關於生存與玉米的哲思和昇華，而且從此也更加懂得了呵護和關愛，懂得了珍惜和擁戴。

初秋時節，特意獨自走向玉米的阡陌，感受玉米的古老傳說和新奇故事，



傾聽一番關於糧食的天籟之音，反思自我的每一分成長和得失，就會為腳下肥沃的泥土所震顫，當一分母愛的胸懷將你盡情擁抱，你的依偎和感激，你的守望和暢想，便真切而堅定地定格了玉米的神聖和不休，這是智慧的玉米給予你的啟示，也是仁愛的玉米給予你的恩賜。

鍾怡雯：缺點是結尾的地方，太正面了，最後還擁抱土地，感謝玉米，第二個缺點，就是他的節奏跟文氣不成熟，但他有生活的筆韻，而且他跟別人寫的不太一樣。

鹿憶鹿：作者把玉米寫得太過於傳道載道，尤其是到最後的時候，好像把玉米寫得無限上綱。

##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 雨後，與其他

王麗雯 佳作



## 作者介紹

王麗雯，1989年生，目前就讀台大中文系二年級。

方 下過雨的傍晚，空氣仍陰濛、濕潤，蘊著雨意。彷彿輕輕凌空一擰，就能劃破許多水來，而天空表情曖昧不明。你坐在騎樓邊看雨，一點燥意也無。秋天的雨，下得並不如夏天那樣短急，帶點潮涼氣味。台灣的夏天實在太熱，也許你還是喜歡秋天多一點。

以前你是很喜歡看雨的，特別是剛下過雨，一切都清清爽朗的時候。你喜歡走出門，看雲絮和房舍影子與溪水倒纏，翠閃閃迎風抖動的皺紗。山水極清朗，遠遠望去，是一大片被雲霧抹糊的淡彩。水面倒映的世界總比真實更像仙境，就連家門前苦楝懸掛欲滴的露珠，也蘊著月光與小鎮迷離的色澤。你喜歡仰起頭，看這些細小如芭蕾舞者腳尖的水光。小鎮彷彿從光暈中顛倒、滴滑、清脆地墜生於這世界上。瓦房、燈光，都精巧而微顫顫的。溪水是搖晃的，露珠也是搖晃的，於是上看看下看，都搖曳不真起來。

母親常考慮著該不該把門前的苦楝砍去。苦楝的別名用台語念來，近似可憐，聽來不祥。你暗自想著這不過是迷信。你只知道它強健、耐風，深秋果熟時滿樹掛滿金澄澄的鈴鐺，在陽光下格外溫潤耀眼。每每看著這株直立、滿佈深深木痕的苦楝，便有種照人眼目的富足。

那時的你喜歡一種玩具玻璃球。輕搖幾下靜放，裡頭的亮粉便像雪花般翩翩搖落，將雪上的小熊和樅樹林映得更加詩意而英勇。第一次收到這個玩具時，你高興地成天將它翻來轉去。你慣常地坐在溪邊，想著要是小溪和露珠也能搖盪得如此繽紛，那你就活在無數個光影琳琅，生滅不盡的瓦鎮裡了。你從不覺得自己貪心，夢裡的世界總是美一點。你也忘記了，每次露水擁抱著膨脹的微光，飲泣般滴墜，都是一個世界乍然的天崩地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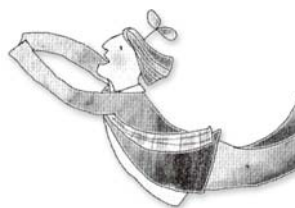
坐在溪邊發愣時，你的母親會備好晚餐，全家搬幾張簡單的小桌小椅到戶外吃。山色如氣溫一樣舒爽，漸漸被悄然淹至的夜霧吞吐成一大片無窮無盡的空茫。你們喜歡坐在苦楝下天地間閒聊。氣候，雨水，今年的水果與茶，有時鄰人也會來湊個熱鬧。其實話題你並不特別熱衷，你只是喜歡人聲，看看溪水，看看露珠，一個個自足的世界。你注視著農人粗獷的笑容，竟發覺有種泥塑般的天真傻氣。於是你笑了，沒為什麼，就只是笑而已。無所謂而笑最讓人輕鬆。

你也喜歡母親做的糕點，常常她站在廚房熬煮果餡，你就站在邊上看。刀鋒劃過處，頓時空氣瀰漫一股水漾的清香。你看著她加糖，燉煮，或揉麵和餡，桿起一些家常點心。自家熬製的口味，外頭甜膩糕餅怎麼也比不上。

##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這些大多是一年到頭可做的事，但你想著秋冬結果的苦棟，還是私心喜歡秋天多一點。因為相聚，因為秋雨，因為舒爽空氣中的夕陽與明月，許多好風景，在酷暑之後被烘染得成熟。秋天是夕陽一樣的季節。有光，但不熾熱；涼爽，但不寒冷。有時閒來無事，側躺在涼席上酣然睡去一下午，不開冷氣，不加棉被，自然一枕黑甜。醒時看見家人都在身邊，你忽覺自己再無所求。

你還記得父親曾滿足地說，人生的暮年就要這樣過的。恬靜，安詳，甚至有點空虛。能享受空虛，才是至福。

你總以為為童年會持續。就算後來到了城市唸書、工作，鄉村老家還是永遠有宜人的風景。每逢下雨，你總會想起家門前，水搖影搖，微微顫抖的光潤色澤。那種輕微的震盪，就像兒時長輩為你們唱的歌謠一樣，看似散漫，聲帶卻細細摩娑種種提醒和教訓，每每回憶那種歌吟都像夢境一般。你曾想著有天結了婚，有了孩子，要常帶他們回家。告訴孩子你喜歡的這條小溪，教他們仰頭看看露珠。也曾想著萬一掙足了錢，退休了，要回這終老，把這瓦房再交給下一代。你盤算事情時，口氣總是那麼篤定，一切最終都會很好。你計畫著今年中秋，也要興高采烈地回去。

現在，你坐在這裡，看著一排排沿分隔島擠著的欖仁。每到秋季，它們便開始瘋狂地轉紅、掉葉，彷彿一艘艘不幸在空海罹難的小船，骨骸層層疊

疊。也許老家那棵苦楝自由多了，沒什麼使命，活得毫不擁擠。你仰著頭，試著從雨後葉上的露珠看出一點小鎮滑落的蹤跡。不過卻怎樣也無法像以前凝神，看那些小得滴冷溜轉的世界。懸掛的瓦房畢竟還是個夢中之夢，一眨眼就支離破碎。

記得仲夏夜晚下起了雨，沒人確實知道下了多少雨。你打了電話，隔著電話母親快活的聲音傳來。她說一切都很好，只是雨有點大，不必擔心。

你怎樣也沒想到，昔日虛幻的水搖影搖，匯聚起來竟能將一個實實在在的世界沖刷殆盡。那幾個斷斷續續下著雨的日子，溪水和露珠急急累累、拋擲著無數城鎮的虛像，像淘氣的孩子奮力搖著手上的玻璃球。當你費盡力氣趕回去時，小溪和房舍已經不見了。你竟不記得自己曾住過這裡。遠方沉靜、詭異得出奇，傾斜堆高的泥地上又微微冒出草來，幾隻飛鳥凌空來去，而突兀的是你們，不是這片大地。山色如洗，輕盈地彷彿隨時可連枝剪斷，撲撲振翅蒸發於天際，亙古如昔。

只是，無數個日子你們歌唱，你們哭泣，在這裡真真實實活著。

你急急尋找你的親人。他們撤離了，但也嚇壞了。當所有人開始追究事件責任、討論濫墾、濫伐、公共安全、防災準備時，你不願再回想事情的始末，想辦法將家人接回了城市。連日以來的報導太清楚、太具體也太急迫了，即使關了電視，那些焦慮哭喊的聲音依舊如影隨形。其他人怎麼了呢？





以往熟悉的地方？如果沒有了，怎麼辦呢？究竟怎麼了？種種苛責、抱怨，在你身上都不明所以地消化為一股極為空虛的情緒，就算明知是逃避，你也不敢繼續往下想。

你忍不住想起過去那些水搖影搖的景象來，那是你最鍾愛的水上星辰。也許現下只有努力召喚那些令你驚嘆的片段，才能稍稍擺脫現實。相較於其他人，你平靜也幸運。至少你們能一起相約重建被淹埋的瓦舍，滅頂的苦棟，躺椅，涼蓆與廚房。你只願相信這一切是有個孩子玩過頭了。大多時候，這孩子總還笑得傻氣，發怒過後，他會在那全心等你回來。

就算是沒有家了。

父親在城裡怎樣也住不習慣，不停抱怨每樣陳設都不對了。從小生活超過一甲子的地方就這樣沒了，他雖然活了下來，卻也失落無比。你密切注意新聞報導，發現原來水退去後還有那麼多的工程要做，那麼多毀壞的東西等待復原。他頻頻問你什麼時候可以回去，你也答不上，只說應該快了，再等等吧。除此之外，你也不知該說什麼，或該做什麼。補助手續繁雜，每每你去申辦都覺得心痛、不耐又心煩。有天晚上父親找你說話，說的非常多，包括老家，門前的苦棟，躺椅，不遠處的小溪，但幾乎都是些抽象的、空泛的辭彙。比方氣味，比方聲音，比方老樹深秋果熟時映發的微光，你記得嗎？那麼多不具體的浮光掠影，你忽然明白原來你們的思考和記憶的模式那麼相似。

偶爾意識到那是多少點滴的堆疊，及多猛烈地剝奪，你總忍不住哭泣。這樣龐大的記憶根基，看似能一夕抹去，實則早已牢牢附於骨血之中。想得越具體，越發讓人覺得難以忍受，因為實實在在的東西，實實在在在地被毀棄了。你蜷縮著，柔軟、潔白如蟲蛹，真希望重新開始。但這世界似乎不會因你哭泣便停止轉動，何況家人還在，一切都來得及彌補。為了他們你必須強壯，必須成長，沒有可以仰望的苦棟，便自己造一棵。

所以你選擇一切如常，並且歡笑，努力注視所有美好的一面。你常想也許像這樣坐下來，說說，想想，把一切吐出來也許就好了。只是你傾訴的仍是像父親般那樣不具體，難以向人言說的浮光掠影。今年秋天對你而言，是個善後又新發的季節。你有些茫然，不知該怎麼度過，卻也慶幸還有心思回憶那些秋天，回憶那不分日光月光都一樣水溶的疏朗，落葉，與明月，瑣瑣碎碎平淡到空虛的幸福，這是父親一生津津樂道的，也許你和他都適合這樣的快樂。只是這份空虛是建立在有之上，若沒有那幢小溪旁的瓦房，怎樣也無法豁達。

總不是每個秋天都美麗。美景與蕭瑟，都是秋天。生滅有時，悲喜有時，奇怪，這是很簡單，天經地義之理。只是想起來，還是捨不得，還是想流淚。

於是你再次看見了城市從橘紅光暈中涓滴流轉的虛像。只是這次你明白自己只剩一個世界，脆弱無比，而冬天就要到了。至於過往失落的幾個世界究竟去了哪裡，你也不知道，只能懷著敬意，深深遙想，與懷念。就像你從來不





知，那麼多急於歸根的落葉，最後是否真的回家一樣。



鹿憶鹿：他寫那些下雨，或是寫那種看雨的部分，寫的蠻樸實的。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 秋月娘

鄭端端 佳作



1953年生於彰化縣和美鎮。童年喜愛閱讀寫作。因家族宗教的薰陶，台中商專求學期間，是惠明盲校和台中生命線的義工。移民加拿大之前，擔任創世植物人安養院理事。居住溫哥華時，是台加文化協會多元文化活動的資深義工。目前，參與北市信義少輔組已5年，輔導青少年是興趣、也是終身志業。

**閨** 羅王關閉鬼門關的前一天下午，失蹤多日的媽媽被警察發現躺在象山北側公有墓地的斜坡上。自殺的消息一傳來，我跟隨外婆吼叫出撕裂耳膜般的嚎哭，把五天來悶積的恐懼害怕傾倒而出；卻馬上被老哥及時喝止，他瞪大爬滿血絲的凹陷眼睛，字字提醒我，千萬不可哼叫，躲在後街某角落的討債流氓馬上會循聲兇惡而來。

我的家，如同斷裂了鐵圈的木水桶，整個散開來，留不住一滴滴珍貴的清水。

喪葬草草了事，爸爸和我躲藏在四樓樓頂、租來的鐵皮屋裡，頻頻擦拭滿臉分不清的汗珠和淚水；窗外，初秋的艷陽開足火力，狠心地想烤透我內心深

窟陰暗的冰原。我灌下一杯又一杯的冷開水來滿足飢餓的胃腸，並努力保持腦袋清楚的思考。生活假若能夠像電腦重新開機的神奇，17歲的我肯定能在最後時刻狠狠地搖醒媽媽，大聲向她喊叫：「妳一再教訓兒女，當一無所有時，還是要活下去，因為你還有上天賜給的一條命。」她說了，卻做不到。

松山家商的班導師托同學來傳話，喪葬假已過了好幾天，該回學校了。中秋節過後，第一次段考將迫在眉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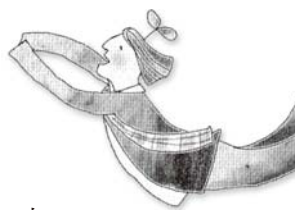
在加油站上晚班的老哥出門前，默默地塞一張五百元大鈔給我，又徐徐轉頭望向畏縮在廚房暗處、嘴角咬著半根香菸的父親；幾許不屑寒意漂浮上老哥消瘦的臉龐，那神情幾分酷似媽媽；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母親總是以這種表情看著她的另一半。

父親對冷漠親情的反擊，不是暴力，也不是逃避，是我永遠無法理解的龐大借貸。隨著越滾越大的債務雪球，我逐漸習慣四處漂泊的游牧生活；能飽餐三頓和一席乾淨的睡床就是很滿足的一天。外婆常讚許我，憨憨的天公仔，薄福好養。

事實上，我只是善於掩飾內心的惶恐和懼怕，正如母親所說的，一無所有，還是要活下去。

依憑什麼能繼續活下去呢？目前，這個天大難題死硬地綁捆住我。一個圓滾矮胖的高一女生在這光影彩燦的繁華信義區，如何找到一碗飯吃呢？不，一





小碗鹹粥就夠美好了。

走下老舊公寓，繞個遠路避開了學校大門，漫步接近公車站牌時，我佇住腳步。站牌下那空蕩蕩的小攤位馬上映入眼眶，攤位的地點恰好是三所學校必經的路線，店主人是一位年長的慈濟阿嬤，她把遮雨廊的左偏角落低價租給了母親。

神智恍惚中，我似乎看見巧手烘焙車輪餅的母親的身影，她講究地穿上自己縫製的工作圍兜；兜布上，精繡著母親的閨名「秋月」；金黃亮彩的字旁，一個誇張的圓月飛輪是我從電腦裏抓下來的卡通圖畫。媽媽很滿意這件工作制服，它意味著精緻、獨特的專業尊嚴。

稠膩蛋糊漿細流入炙熱的鐵板圓凹洞內，剎那間，飄散的糕餅烘香氣味往往引逗得學生們忍不住紛紛掏出銅板；我和老爸三餐的豐瘠就端看牛奶鐵罐裡，銅板堆的厚度了。

我幾次向媽媽建議，除了傳統紅豆沙、奶油cream以外，應該追上時尚流行，研發美美的草莓、翠綠的抹茶，或不可思議的麻辣口味；說不準，登上電視、一炮而紅。母親放下翻滾車輪餅的尖鐵簪，嚴肅地拒絕：「眼高手低，不要盡學妳老爸，十做無一事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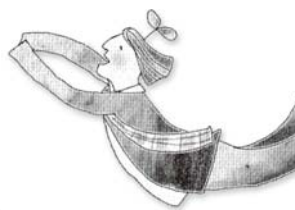
我喜歡將車輪餅烘成淺黃色，看起來柔軟嫩黃，卻常被媽媽丟到一邊。她堅持，唯有金黃帶微焦的餅殼才是脆硬適中的大判燒。放學後，我沒有補習課

業的壓力，大部分的時間都賴在攤位旁，母女倆如同草原上的母獅群，齊心協力的狩獵明日的三餐。媽知道，我最愛焗烤義大利肉醬麵，雖然一客須花費上百元，卻是我在學校常享有的午餐。我一直以為，母親是不會流淚的女金鋼，外邊的風風雨雨有她和哥哥去阻擋，就夠了；享受母愛是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

突然有人輕拍我的肩膀，一回頭，眨眨濕潤的眼睛，原來雨廊下站著的不是媽媽，是那位慈祥的慈濟阿嬤。我低下頭，躲開她的凝視，默默地從攤位旁邊閃過，朝四獸山腳下、廟宇雄偉的奉天宮走去，那是整日無所事事的父親時常逗留徘徊的老地方。

奉天宮右側斜坡道路兩旁的流動攤販群是著名的天公廟早晨市集，熱鬧非凡。人潮退去後，總留下一股濃郁不散的魚腥味道。黃昏時分，仍有三兩個兼賣香紙祭品的水果攤販，頻頻招攬香客的生意。擺在水果籃裡，圓滿飽實的綠黃文旦和吹彈即破的豔紅軟柿，把秋節的氣氛乘著日落後吹起的涼風，迎面輕撫我淚水潮濕的臉龐。突然間，我想起，媽媽每次來祭拜時，都會帶上幾樣水果。她曾吩咐，祭果種類不講究貴賤，但須奇數；是何原因，她也說不清楚。我猶豫了一陣子，決定分解那張珍貴的五百元大鈔，請老闆娘幫我選了一個文旦，以附和祭果奇數的規定。老闆娘接著拿起一束香，為難的問：「小妹，去拜拜嗎？」我點點頭，這是一生中，首次心動神鬼靈通的祈願。





我真的不願相信，媽媽是站在另一個世界，用人類無法觸及的眼光在看我。我甚至有些生氣自己的無能，為何留不住一絲絲的母愛？

登上大雄寶殿，諸多神仙菩薩一字排開，我誰也不認得，更不清楚應該先向那一尊大仙叩拜。找個最冷清的角色，我把小文旦擺放在紅色塑膠盤上，剛要下跪，忽然瞧見最前排的拜墊上，跪著一個熟悉的身影，頭手伏地膜拜，矮瘦的身軀畏縮得像一隻受傷的蝸牛。眨一下眼皮，我立即認出，那位正是我的DNA的創造者。

老哥常譏笑，我是爸爸的原版複製；一頭吃得最多、做的最少的膨風牛，總賴著天塌下來、有別人去撐的可憐惰性。年少的我還有作夢的權利；可憐中年老爸，卻是為一斗米即折腰、沉溺在空空白日夢的失敗者。男人在家庭裡，失去了中心價值，就像一隻被拔去尖牙利爪、沙啞嗓子低吼抗議的公獅，逐漸喪失了其他親密份子的認同。失敗不是罪惡，是失落了自信心；在競爭慘烈的水泥叢林，往往不被允許和容忍。另一半走了，失去靠山的他，是否也像我一樣，來奉天宮尋找活下去的生機妙算？

好奇心油然而生，我起身躲藏在紅色巨大圓柱後面，靜靜觀察。  
爸爸結束了與神明的對話，身體晃動地站立起來，頻頻舉起衣袖輕輕擦拭眼睛，抽泣的背影讓我幾度衝動地想跳出陰暗處，大聲的安慰他，他不孤單，還有哥哥和我。

廟宇後面的峭壁有一高聳的水泥陡梯直上山頂的仙巖岩，可居高臨下，俯視繁華的信義億萬精華區。入夜後，遊山香客往往寥寥無幾，還給大自然一片清靜。

爸爸離開大殿，走向後院，開始往上爬登陡梯。我猶疑不決，若尾隨其後，他會馬上發現；假若不跟上去，就無法找出答案。剎那間，一種涼透背椎的可怕念頭閃過，我不寒而顫，趕緊抬起頭，緊盯住他的身影。

此時黑夜中，山壁兩旁攀生的高瘦相思樹互讓騰出一小片天空，左右交錯的樹梢上，一輪皎潔秋月正悄悄懸掛。銀亮的月光普照著爸爸，也輕灑在我的身上。一前一後，匍匐前進的兩位朝聖者相隔的距離越來越縮短，快到山頂時，爸爸突然停住腳步，向黑影中的我，問：「是圓仔花嗎？」我想，他早就認出背後的跟蹤者；我是他一手帶長大的，尤其母親單獨撐起養家活口的重任時。

仙巖岩並非四獸山的最高點，卻因懸壁陡峭，登高遠眺時，大台北遼闊的繁榮市景一把就抓進眼底。近處，那支象徵財富權杖的101聳立在柔和的月光下，謙虛地點亮著頂端的黃色光圈；高層樓面運用銀白燈光排版出TAIWAN GO的清晰字體，此刻深深映入我的眼底，敲響了內心的某個角落。眼角餘光，我發覺爸爸也正注視著它。

清空秋月，山風輕柔搖曳相思樹葉碎碎細聲，向我倆吹起一縷濃濃秋思。





兩個不擅長於思索人生悲歡苦樂、是非對錯、深奧哲學道理的世俗父女，無語對著沉默。

明日肚腸的溫飽不會因時間分秒的流失而自動填滿；生活的困難度也不會因一味的逃避而有所抵減；母親冷酷地把這一難題拋給傻傻自認憨命的我倆，我莫名的打了個冷顫，好涼的秋夜呀。

「坐，坐。圓仔。」爸爸打破寂靜，從口袋裡摸索出一小截香煙屁股，小心翼翼的點燃，深吸一口後，閉上眼睛，隱隱淚光滑過眼尾細紋，他懶得去擦拭，只顧吸住淌下來的鼻涕，深怕鼻水弄濕了煙蒂；那是他目前僅擁有的物質慰藉。

我盤腿坐在平滑的巨石上，兩手玩弄著小文旦，想了想，我問：「爸，往後，咱們吃什麼呢？」

「車輪餅，就賣車輪餅。記住，明天下課後，到公車站牌的攤位幫我的忙。」爸爸回答。

車輪餅就是難題的答案嗎？腦筋一下子轉不過來，我沒作聲，抬頭望向天空。

原本嬌羞半遮掩的明月，此時悄悄推開輕薄淡雲，在稀疏星河中，出落得更昂瑩剔透、圓盤飽滿得神似媽媽拿手烘焙的巨型車輪餅；銀白中微帶淡黃的色彩正是我的最愛。



我伸出右手緊握住爸爸瘦骨的手掌，感覺一股暖流沁透心田。是的，我明白了，難題的答案就是近在眼前的秋月車輪餅。

### 評審意見

林文義：這一篇在困境裡面寫出對生命的熱烈，而且在這一篇寫得非常平實，不會矯揉做作。裡頭有幾句話「我的家，如同斷裂了鐵圈的木水桶，整個散開來，留不住一滴滴珍貴的清水。」裡面有些句子的技巧蠻好的。

鍾怡雯：他有注意到節奏跟文氣的部份。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第三屆林語堂故居

# 文學創作獎散文類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98年10月17日下午兩點

地 點：林語堂故居閱讀研討室

主 持 人：鄭明嫻

評審老師：林文義、鍾怡雯、鹿憶鹿〈按姓氏首字筆畫排列〉

紀 錄：李筱嬋

鄭明嫻：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正式開始。首先介紹三位評審委員。右手邊第一位是鍾怡雯鍾教授，她出生於馬來西亞，是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的博士，目前任教於元智大學中文系所，鍾教授很早就從事散文創作，並獲得許多文學獎獎項，她所出版的作品都是散文。她也研究馬華文化的文學語文。下一位是林文義先生，早期是專職作家，因為非常愛國而成為政治評論者，早期在雜誌擔任編輯的工作，後來在自立晚報任主編，這位評審十八歲就開始創作，他早期的作品是非常柔媚的，後期非常愛國，被外界

認為是既美麗島之後，台灣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最後一位鹿憶鹿教授，她是我們東吳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也是文學界少數研究神話的學者。她的教學理念我們都應該學習一下，她說做老師不需要傳道授業解惑，不過她說必須跟學生分享困惑，分享知識的困惑、分享生命的困惑。鹿教授本身在散文創作非常多，在學術領域的研究也非常多。今天希望三位評審能夠盡量說明，如果你對哪幾篇作品有特別的偏愛，可以講得仔細一點，因為我們希望聽到多一點的評論，現在的創作者都是非常寂寞的，所以評審覺得作品有什麼值得鼓勵的地方，那就不要捨不得你們的鼓勵，如果覺得有缺點的話，也可以盡量講出來，希望大家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們先做整體講評。鍾教授先請。

鍾怡雯：

這次的稿件好像特別多來自於中國的稿子，在台灣讀起來有點像是異地風情，特別不一樣。這次看的稿子面向比較少，後來看比賽辦法，才發現限定是秋天，所以主題高度集中，變得很難評選。假設主題不同，大家寫的東西就會不一樣，我建議下一次主辦單位不用限定主題，因為這樣會限制了作者寫作面向。其二，這一次的作者裡頭，有人寫到林語堂風格的秋天的感覺，但是他們寫起來就是林語堂的景象，但是你就會發現每一代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都有不同的寫作風氣，也包含非常強烈激烈的寫作方式，有一個題目叫做編號212〈爸爸，我想要去死〉非常恐怖、驚悚，看他的題目就會覺得很刺激。也有非常傳統的，例如：編號99〈清秋四唱〉這種類型。普遍而言，題材因為都集中在秋天上面，可是生活理念的那塊，我看到中國那邊的比較多，所以我就選了兩篇，是〈玉米情節〉和〈走，上山去〉，其實他們都是缺點也蠻多，尤其是簡體字轉繁體字過程中，有很多錯字，如果這些作品得獎的話，可能需要把他的文章再校對一番。他們共同的缺點，對文字基本的要求，節奏感，還有文氣，以及句子的長短，在這次的作品較缺乏。我覺得是整個大時代對於文字不是那麼在意的關係。普遍上對傳統的東西，已經不是很在意了，評審常常評的時候比較注意到他到底寫了什麼，主題是什麼，可是對於文字的那種力量跟飽滿度會比較少人注意。

#### 鹿憶鹿：

基本上剛剛鍾老師說的那些意見，也是看完這次的作品後的感覺。但是比較特別的一點，每位閱讀者在閱讀的時候，一定會跟他的生活背景有很大的關係，我剛開始看這些作品的時候，一定會從頭到尾先看一次。結果看完之後，覺得為什麼這些作品在寫的時候，好像硬要把文字內容題材套在一個範圍內，後來看了主辦單位的徵稿條件才知道說，原來題材是有限制，所以會出現同樣的現象。剛剛鍾老師提及兩篇中國大陸的文章，在

看的時候我就先把他們刪掉，刪掉的原因是，跟成長的背景有關，如果家住在海邊，家有、鄉下有種過地瓜、花生，那寫農村的情形就會通過。這兩篇非常的率性，沒有把散文的那種特性跟要素放進去，好像走到哪裡寫到哪裡，這種很難感動或打動我，編號6〈玉米情節〉，我覺得他把玉米太過於傳道載道，尤其是到最後的時候，好像硬是要把玉米無限上綱，成為一個啟示，包括那個〈秋色平分〉也有類似的狀況。我個人非常喜歡編號104〈龍眼樹下的楓葉〉這篇，相較於其他作品起來，文字比較流暢，不會寫得太淺白，而顯得沒有餘味，寫那個家族龍眼樹，他的子女跟他的媽媽，後來把那個龍眼樹砍掉，他在這篇裡面寫得蠻好的。另一篇就是編號125〈秋天，海德格先生不在公園〉，我對這篇還蠻喜歡的，這個作者應該是個常常寫作的人，他那種很淡的一種文字描繪，那個母親跟那個小孩自閉症的小孩，可以發現這個寫作的人是比较老手的感覺。編號167〈蝦矛蟹盾〉跟編號218〈秋補〉這兩篇，其實我也蠻喜歡的，但是另一篇編號163〈捲土不必重來〉，作者可以試著把他寫成小說，不要寫成散文，看第一段覺得他應該是要寫小說，而不是要寫散文。我覺得這一次的作品的情況，我跟鍾老師的想法一致，也許下次要辦這個活動的時候，我覺得可以，題材上面可以不要限制。





林文義：

我可以講一點比較另類的想法。我相信在座的老師一定有一個想法，我只看好作品，再來看意識形態，那你如何說服我。我知道有一種年輕寫作朋友，他們寫作不是要有趣，因為樂透彩中獎率，被雷打到後兩千五百分之一，那但是以他參加文學獎的那個中獎率大約是一千五百分之一，說老實話，我覺得文學是我們面對純潔的一種方式，所以我相信在座的評審，無論是大多至聯合報、中時，小至學校裡頭的文學獎，我們都是在期待一個大師，這個大師不是我們能夠仰望，將來能夠得諾貝爾獎，不是，但是我們希望他的真心有一種大師。我覺得地方文學獎是每年消化預算的方式，他們沒有真正的文學的心，只是把它當作是出一本報告，然後納入檔案櫃，給縣市長看。但是每年我害怕的就是，這些名字，到最後出來的作者是我慢慢所熟悉，但是也慢慢的陌生，為什麼是這一群人？這群人絕對不會好好寫文學，這群人有一天文學獎不辦了，他們也就不寫了，他們也就消失了，他們把文學獎當作是樂透來猜，我希望看到文學的原創性，我更願意他用一顆最純真的心，來看到這一片土地。說老實話，這一次的作品都非常平，但是我們仍然希望能在一片沙灘中，找出一些比較漂亮的貝殼。我有選編號6〈玉米情節〉，我覺得哪怕是寫送玉米的那個，跟鹿憶鹿的送玉米是不太一樣的，台灣的土地跟大陸的民俗風情，為什麼恰雯會挑第一篇第二篇，我覺得作品很純樸，他是農民的那個點，就像假如這個作家

是住在貴州的話，那這個作家可能跟住在哈爾濱的作家又不一樣，因為全中國有七十幾種的語言，又有不同的少數民族，所以我們不要用玉米這樣去看他，不一樣的土地有不一樣的語言，不一樣的風俗民情，不一樣的傳統，我相信玉米應該有千百種，就像那個爆米花有甜的跟鹹的一樣。

鄭明嫻：

好，現在我們剛剛看到目前投票的結果。請各位評審請講一下為什麼你勾那幾篇。這可能跟剛剛說得有一點重複了，你可以只把一些還沒說的，為什麼你挑那幾篇說明一下，大家就再講講各位的想法。

鍾怡雯：

其實我選的作品往往不是一點缺點都沒有，編號6〈玉米情節〉他的缺點就是剛剛鹿老師一開始講的，結尾的地方太正面了，最後擁抱土地感謝玉米，這個是文章最大的缺點，第二個缺點，就是他的節奏跟文氣很不成熟，但生活的筆韻有，而且跟別人寫的不太一樣，很明顯這是一個生手，因為他寫起來有很多小小的缺點，比如說他會按照時間順序寫，作者有生活經驗，但是寫作技巧不夠，一個好的創作者這兩者都是必須具備，技巧可以鍛鍊，可是生活經驗是沒有辦法複製。第二個是編號41〈走，上山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去〉因為這一篇文章寫起來清清淡淡，就像剛剛文義大哥說的，最有秋天的味道，最有甜的秋天的那種感覺，不過他的問題就是跳得太厲害，使的中國大陸的特質更加明顯，不曉得他們寫作為什麼常常會有這種特質，感覺上很像是寫詩再轉過來寫散文。我猜測，他為什麼會投這一個文學獎，也許這個獎金對他來講是有用處的，而且他也有資格參賽，國內有許多文學獎不讓中國大陸的同胞參加，所以他就參加了，就是表示他可能一開始就不是寫作品的，可能是別的行業，或是寫詩轉過來寫散文的，但是他也寫的很好。問題就是他會處理到很表面的東西，可是進一步再去寫的時候，他就露餡了。他是一首農歌，農歌唱起來很甜美，但是農村生活裡頭辛苦的部份，他沒有描寫，這是我覺得比較偷懶的部份。有一兩個詞我看不太懂，比如「鼻牛」之類的，在一些連接的部份，會有一些問題，他要記號沒有記號，這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講的，他都有這一疊作品裡頭共同的缺點，就是節奏感都抓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他就是那種生活感很強，像這樣的作品在大家都有的缺點底下，你可能要有一個就是一個不太一樣的，就是在同樣一個秋天，寫的如何跟別人不同。那編號61〈月餅六珍馨〉這有點補償作用，前面兩篇都是中國的作品，我想挑一篇比較有台灣的色彩，不過我覺得他一開始就寫壞了，中間的部分寫的比較理想，他一開始寫「印象中：」就把我們丟到中段去，前段的部份還沒有鋪陳好，開始就寫他怎麼學做月餅，要準備什麼材料，順序沒抓好，但是有一種中國

感，結尾有一點點偷懶，他說形容有一點「無法形容的不一樣」那個東西應該是這篇文章的一個重點，然後他把他放到最後，然後很輕易把他放過。本來想選編號218〈秋補〉及編號99〈清秋四唱〉，〈清秋四唱〉每個小段落都寫的還不錯，但是這麼短的一篇裡面還要分那麼多小段落，謀篇的能力不足，所以沒有挑他。另外我最喜歡大概就是編號104〈龍眼樹下的楓葉〉這剛剛鹿老師有講的，我要講的是一致的，她講優點，那我講缺點，我覺得他是一個詩意的散文，意象特別多，但是問題就在，你用兩個意象的時候，那個意象會非常集中，但是你用了很多個意象的時候，功能就失去了，就像人家常說的化妝，眼妝是你要重視的時候，你就不要塗太紅了，那這個是眼睛也塗太濃，嘴巴也擦太紅，但是基本上他是在這些作品裡頭，我最喜歡的，他寫串連三代的故事，也是屬於我很喜歡的那種生活感很強的作品。

鹿憶鹿：

第一次看覺得不錯的只有編號104〈龍眼樹下的楓葉〉，這一篇缺點跟剛剛鍾老師講的一樣，剛開始看的時候，你會發現他裡面有一些意象及象徵要去寫，剛開始看的時候你會「哇！」眼睛為之一亮，那後來，全部整個看完的時候，我再第二遍會覺得形容詞用得太多，剛開始看是一個美女，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再仔細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她妝畫的真的非常多，每個地方都要塗一點點，眼影也塗太多，每個地方都太多。另外一篇是剛剛鍾老師有提到編號6〈玉米情節〉或是編號41〈走，上山去〉那幾篇，可能是因為這一次要寫秋天，所以要寫秋收，所以後面要有一些類似豐收的情況，感覺太過於想要湊在一起。我閱讀文章很在意寫作的人，是不是真的很自然的流露情感，而不是說為了要去參加一個文學獎。為什麼我會選編號231〈豐收〉與編號219〈雨後，與其他〉，他寫那些下雨，或是寫那種看雨的那個部分，寫的蠻樸實的，而且到後來，跟八八水災做連結，這個連結不會太過於呼天搶地，寫得比較平實，這篇沒有太多優點，也沒有太多缺點，不會有講到哪裡就寫到哪裡這樣的情況，可是他就是說比較淡，我會選是因為他寫下雨的那些文字蠻動人。編號163〈捲土不必重來〉比較適合以小說的寫法鋪陳，這篇有一個狀況是，這篇的場景比較不一樣，文字也比較不一樣，他在寫西藏的那個場景，景致上面的描寫還蠻好的。編號125〈秋天，海德格先生不在公園〉，這個作者應該蠻常寫作，所以他也是，他沒有上面我們說的生手出現的毛病，如果你乍看之下，會覺得裡面的文章還蠻不錯的，所以我選了這幾篇。

林文義：

編號104〈龍眼樹下的楓葉〉我原本有挑，有一段打動了我，但是結尾真的寫的不好，最後一段可以拿掉，那龍眼樹是被雷劈了，他想要有延續性，就寫他阿公。在這麼多年的文學獎裡面，我們已經評夠了許多家族書寫，這一次也有很多寫到家裡面的事情，就像那一篇編號212〈爸爸，我想要去死〉這一篇，在寫父母親感情不好會影響到孩子。文學獎裡面有很多人，今年有一個人寫某一種題材得獎，明年這個獎，就會收到更多同樣的題材。這就是我講的沒有原創性。編號125〈秋天，海德格先生不在公園〉，寫的非常地順，這篇一定是為了文學獎寫的，但是我還是投他一票。因為他跟其他的文章比起來，他絕對是範本示範，這一篇在我心目中是最四平八穩的，以文學獎的書寫水準裡面，他是最高的。另外一篇是編號148〈秋月娘〉，這一篇我為什麼會投他一票，我給他的評語「在現實生活的壓迫裡面，整個家分崩離析」就是爸爸愛賭博，到最後爸爸把整個家都拿去抵押了，害得媽媽要出去賣東西、做工，類似這樣，這篇我會投他是因為，一般寫成這樣，就會把自己寫得很苦，但是這一篇在困境裡面寫出對生命的熱烈，而且寫得非常的平實，不會矯揉做作。我本來也投編號218〈秋補〉一票，但是我到後來覺得這傢伙太聰明了，我很肯定這個編號167〈蝦矛蟹盾〉這個傢伙可能受到焦桐先生的影響，但他寫得理直氣壯，像吃蝦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子要怎麼吃，蝦子要怎麼剝，還說蟹，大家只吃大閘蟹的中間那個膏，不去重視旁邊的蟹，咀嚼的美味，這篇作品走的是飲食散文的路線，有蔡珠兒的氣，也有焦桐的粗獷，但是沒有自己的風格，但是我還是願意給他一票。我後來補編號6〈玉米情節〉我的感覺跟怡雯一樣，你可以看到說抱著很多的玉米，一片金黃的世界，大中國紅星升起。也就是這篇東西的敗筆就在這裡，也就是，哇！太有希望，你可以用美味的感覺、你可以用童年的感覺，但是他最後還是不能免俗，也許秋天真的收穫的時候，我們到那個村子裡的時候，到那個高原上去的時候，我們進去就可以看到滿地都是玉米，還有想起年輕的時候，讀痲弦的詩的時候，那個紅玉米是多麼地迷人，你可以想像說秋後屋裡都掛著一排排玉米，這樣的漂亮。嚴格講起來，我必須要說，雖然要坦白講編號125〈秋天，海德格先生不在公園〉我覺得他很作意，但是我覺得他是寫的最好的一篇，我還是會投他一票。

鄭明姍：

我們現在三位評審都已經把他們的意見講完了，那請問三位評審剛剛投的票要不要改？

林文義、鍾怡雯、鹿憶鹿：

沒有要改。

鄭明嫻：

那我們現在裡頭有三篇是各有兩票的，請問你們認為這三篇前三名可以嗎？因為兩票的有三篇，我們現在要取三名，兩篇佳作。這三篇你們認為一二三名可以嗎？

林文義、鍾怡雯、鹿憶鹿：

可以啊，沒有問題。

鄭明嫻：

等一下要重新投票。有沒有人認為其它作品應該是前三名的。

林文義：

我能不能投一票給編號104〈龍眼樹下的楓葉〉我被兩位說服。

鄭明嫻：

我們現在要重新投前三名。因為編號104〈龍眼樹下的楓葉〉已經兩票了。那我們現在重新排定一、二、三名。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鄭明姍：

投票結果，第一名編號104〈龍眼樹下的楓葉〉、第二名編號125〈秋天，海德格先生不在公園〉、第三名編號6「玉米情結」三位評審都同意嗎？

林文義、鍾怡雯、鹿憶鹿：

同意。

鄭明姍：

現在還有兩篇佳作，各位評審有沒有覺得還有哪篇可以進入佳作的作品？

鍾怡雯：

要不要來討論一下？我先亮票，第一個是編號148〈秋月娘〉、第二個是編號219〈雨後，與其他〉。因為我覺得不同類型。

鹿憶鹿：

編號163〈捲土不必重來〉我放棄。

林文義：

我是覺得編號148〈秋月娘〉還不錯。

林文義：

編號167〈蝦矛蟹盾〉可以放棄，但是我希望爭取編號148〈秋月娘〉，裡頭有幾句話「我的家，如同斷裂了鐵圈的木水桶，整個散開來，留不住一滴滴珍貴的清水。」裡面有些句子的技巧蠻好的。還有他們家裡在賣紅豆餅這樣子，他爸爸就會在一個公車站牌口去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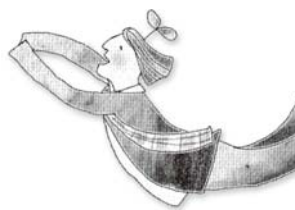
鄭明嫻：

現在還有沒有？想放棄的？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投票，或是誰要為哪一篇爭取？

鍾怡雯：

編號148〈秋月娘〉跟編號61〈月餅六珍馨〉是比較像的，我先講那個編號61〈月餅六珍馨〉他前面比較有問題，但是其實生活感寫得還不錯。那編號148〈秋月娘〉的那一篇，這篇寫得是傷害的部份，母親自殺的那塊，我有一點會覺得，他的和解來得太輕易了，太快了，因為那是很大的傷害，到最後可能是因為月團圓的關係，他就變成跟他爸爸「伸出右手緊握住爸爸瘦骨的手掌，感覺一股暖流沁透心田。」等等，他也一樣有缺點，所以我覺得真的很難。相對來講編號148〈秋月娘〉的缺點少一點，他有一點注





意到節奏跟文氣的部份，像編號61〈月餅六珍馨〉就比較沒有，但是他的生活感寫得還不錯。

林文義：

一個是幸福，一個是不幸。

鄭明嫻：

那現在只有編號167〈蝦矛蟹盾〉被淘汰了，編號41〈走，上山去〉也被淘汰。那〈豐收〉？

鹿憶鹿：

那兩篇我只有編號219〈雨後，與其他〉比較想留。

鄭明嫻：

那編號231〈豐收〉被淘汰了。那現在剩下三篇。要不要投票？

鍾怡雯：

兩篇都很接近耶！那取決於鹿老師了。因為我跟他一人投一個，那就看鹿老師了。

鹿憶鹿：

我選編號148〈秋月娘〉，我看那個編號61〈月餅六珍馨〉我覺得他太過於平板了。我覺得寫得，看起來很順。他寫到祖父的那個部份，我覺得整個太過於平板了。

林文義：

他寫說他們家開了一家餅店，做月餅，做了幾十年，那一群師傅，談起他阿公開那個餅店，我就覺得說這樣的東西看起來很平，很幸福，我們也不能詛咒幸福啊，對不對？但是你要能說服人。他那篇真的是為了秋天這個主題，秋天、中秋寫的。

鍾怡雯：

那我放棄。

鄭明嫻：

那就出來了，佳作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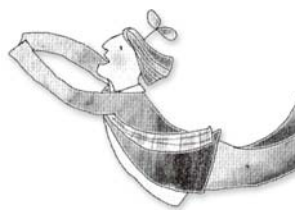
鹿憶鹿：

編號61〈月餅六珍馨〉這篇，有一些句子念起來太過於不順。有些很冗長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的部份，因為經常在看學生的作品，常看文學獎，就是寫作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字句的流暢度，還有乾淨。就是說裡頭有很多句子很長，中文裡面我們比較不講究文法，但是有很多句子就很長，念起來就很不順。如果作者在的話，這是給作者的一點建議，這篇最大的好處就是說，他寫得就是蠻真情感人的，不會去耍弄一些技巧，但是東西太過於平板，整個沒有散文的味道，我覺得那個味道太過於欠缺了，太過於平了，很難去打動別人。

鄭明嫻：

我們現在先公布評審的結果。第一名是編號125〈龍眼樹下的楓葉〉、第二名是編號125「秋天，海德格先生在公園」、第三名是編號6〈玉米情節〉，另外佳作兩名，一名為編號148編號148〈秋月娘〉，一名為編號219〈雨後，與其他〉。那我們評審正式圓滿結束。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 評審介紹

## 複審評審

### 散文組

#### 彭淑芬

筆名喜函。台東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曾任「港都文藝學會」總幹事、台灣新聞報「台灣寫真」專欄執筆、中正高工國文教師。現任喜函文學網站長、旗津黑白格子藝文空間負責人。以寫作及文學教育、台灣鄉土田野訪察報導為職志。出版：《骨子裡風騷》、《今夜化濃妝》、《MOON！作文超簡單》、《運惜》、《到旗津打卡》。

#### 趙佳誼

銀色快手 身兼詩人、譯者、書評人，一九七三年生，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曾任職時報出版、中時電子報及廣告公司 現為「布拉格書店」經營者，積極從事文創產業媒合的工作，著有詩集《遇見帕多瓦的陽光》，編有《如果遠方有戰爭》詩選，譯有《中華聯邦》、《古典音樂圖解》、《武士道圖解》，現居桃園。

#### 柯裕棻

柯裕棻，台灣彰化人，一九六八年生，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傳播藝術博士。現任教於政治大學，曾獲華航旅行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臺北

文學獎年金。著有散文集《青春無法歸類》、《恍惚的慢板》、《甜美的剎那》；小說集《冰箱》；編有《批判的連結》。

## 決審評審

散文組

## 林文義

1953年出生於台灣台北市。主修大眾傳播。曾出任出版社、雜誌社總編輯、報社記者、「自立晚報」副刊主編、國會辦公室主任、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時政評論員。現專事寫作。十八歲初旅文學。散文行世三十年後潛心小說，五十二歲習詩。著有散文集：《迷走尋路》、《幸福在他方》等三十多冊。小說集：《藍眼睛》、《革命家的夜間生活》等六冊。詩集：《旅人與戀人》。主編：《九十六年散文選》等書。

## 鍾怡雯

鍾怡雯，現任教於元智大學中語系。著有：散文集《河宴》、《垂釣睡眠》、《聽說》、《我和我養的宇宙》、《飄浮書房》、《野半島》、《陽光如此明媚》；論文集《莫言小說：「歷史」的重構》、《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靈魂的經緯度：馬華散文的雨林和心靈圖景》、《內斂的抒情：華文文學論

秋風起  
文風興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 鹿憶鹿

評》、《馬華散文史與浪漫傳統》等，並編著重要選集近十種。

鹿憶鹿，出生於澎湖白沙鄉叫大倉的小島，東吳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專長領域：民間文學、神話、少數民族文學、現代文學。父親鹿俊昌先生曾是大倉國小唯一的老師，因此中學前的所有知識幾乎都是由父親傳授，深受父親鍾愛文學的影響。著有《海棠心事》、《欲寄相思》、《想飛的鹿》、《臨溪路七十號》。曾出版學術論文《馮夢龍所輯民歌研究》、《傣族敘事詩研究》、《走看九〇年代的台灣散文》、《洪水神話》等學術性書籍。

#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作品集刊

---

統籌單位：林語堂故居

指導單位：財團法人私立東吳大學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喜函文學網www.pon99.net

總編輯：馬健君

編輯：蔡佳芳、陳怡燕、郭怡汝

助理編輯：楊詩婷

美術編輯：黃意容

印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語堂故居

111台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141號

www.linyutang.org.tw

TEL:(02)2861-3003

FAX:(02)2861-9337

印製日期：99年1月14日

本書為紀念文集 非正式出版品

得獎作品版權屬於林語堂故居所有

---

林語堂故居為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東吳大學經營管理

# 秋風起 文風興

## 第三屆林語堂文學創作獎集刊

藏，是許多人都有過的經驗，將喜愛的東西一件件納至自己的身邊，那樣的喜悅，相信是無法言喻的。

本書作者王壽來，目前是文建會第三處的處長，他曾走訪各地，並執著於中國古畫以及古文物的典藏，將其對真、善、美的要求，落實到生活當中。他且將收藏的心路歷程以及發生在珍藏品身上的小故事，用平易近人的文字記錄在本書中，並配合精美的圖片讓讀者欣賞。真摯的情感、獨一無二的收藏、高超的藝術，渾然天成地融於本書的字裡行間中，進而提升讀者對文物的鑑賞能力。藏，是許多人都有過的經驗，將喜愛的東西一件件納至自己的身邊，那樣的喜悅，相信是無法言喻的。

本書作者王壽來，目前是文建會第三處的處長，他曾走訪各地，並執著於中國古畫以及古文物的典藏，將其對真、善、美的要求，落實到生活當中。他且將收藏的心路歷程以及發生在珍藏品身上的小故事，用平易近人的文字記錄在本書中，並配合精美的圖片讓讀者欣賞。真摯的情感、獨一無二的收藏、高超的藝術，渾然天成地融於本書的字裡行間中，進而提升讀者對文物的鑑賞能力。

